

澄迈文史

日军侵澄暴行实录

澄迈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10



《澄迈文史》第十辑编纂人员

主 编：曾宪富

副主编：许明德、陈明卿、林尤权

审 稿：何泽富

编 辑：杜和清、王定喜、何泽富、
蔡有祥、雷丁华、曾祥芳

目 录

- 序言..... 曾宪富 (1)
- 血海深仇，永不忘怀..... (1)
- 沙土惨案实况
温家明、温明光口述，曾宪富、
吴可义、雷丁华整理
- 侵琼日军屠杀美亭人民概况..... (13)
- 雷丁华、杨先庆整理
- 日军侵略军在美合要塞罪行记略..... (20)
- 蔡有祥等人口述，周定仁、杜和清、
蔡有祥整理，蔡有祥执笔
- 国恨家仇怎能忘.....王明恩 (29)
- 日军在红花岭下的暴行记略..... (36)
- 谢书茂等人口述，周定仁、蔡有祥、
王定发整理，蔡有祥执笔
- 永跃村九·二七惨案纪实..... (41)
- 唐有交口述，何运平整理
- 日军大烧大杀龙楼村的罪行.....何英俊 (45)

血的仇，火的恨……………（52）

梁生兰等人口述，曾祥芳整理

忆吴英明同志的故事和他唱过的歌……（55）

何泽富

凶蹄载罪磨不灭、风洗尘填终难忘……（62）

何泽富

倒戈奇缘……………周宗修、雷丁华（67）

金江、石浮“慰安所”见闻录……………（81）

朱永泽口述、雷丁华整理

序

曾 宪 富
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世纪了。在全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，澄迈县政协以史为鉴，为教育后代的需要，经主席会议多次协商决定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经三个月的深入调查、收集、整理了日本侵略军在澄迈的大量罪行，在《澄迈文史》第十辑上专版刊出。本书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，献给广大读者，对青少年及下一代了解日军在澄迈的罪行很有裨益。

一九三九年二月，侵华日军第五舰队台湾混成旅团二千多人，在飞机和舰艇的掩护下，强行在琼山、澄迈沿海登陆。从此以后，我县人民经受了日军跌蹄的残踏达七年之久。日军所到之处，人民概无宁日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日军在澄迈杀害我同胞约三千多人，烧毁民房约一千余间，强奸妇女约几百人，强抢青

年妇女充当慰安妇四十多人。在日寇统治下，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食无果腹，穿无蔽体，苦无堪言。

面临亡国灭族的紧要关头，中共琼崖特委和澄迈县委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，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民众运动，组织军民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，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。我们许多革命志士和热血青年为抗日救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我们许多无辜同胞无端被日寇所杀。在此，本刊编者代表澄迈县政协全体委员向死难者致以亲切的哀悼，祝愿他们的事迹万古常青；向死难者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，祝愿他们化悲痛为力量，努力建设家园，以优异成绩慰藉死难者在天之灵。

本刊选戴的几篇文章仅仅反映日军几次大屠杀的片段，因资料有限无法反映其全貌，希望知情者给予批评指出，本刊表示感谢。

血海深仇 永不忘怀

(侵琼日军制造“沙土惨案”实况)

温家明、温明光口述

曾宪富、吴可义、雷登华整理

在澄迈县北部的海岸上，靠花场湾的出海处，有一块几平方公里的沙壤土地带，分布着大大小小十三个村庄。人们习惯称为沙土洞，现在是桥头镇辖下的沙土管区。日军侵琼时，全洞人口二千一百多人，以农为主，兼营渔业，人民生活自给有余。其时，这里三角斗争十分激烈。然而，侵琼日军台湾混成旅团十五警备司令部驻新盈的一个中队，却于一九四一年三次出兵，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的沙土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大杀戮、大纵火、大抢劫。计围杀人民1175人，焚毁民房58间，抢走耕牛600头，使沙土人民蒙受了千古奇冤。

一、日军制造“沙土惨案”的原因

1、当时，琼崖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协定尚未破裂，琼崖守备司令部叶丹青大队（一九四二年编为独立大队），驻兵于桥头乡的西岸、昌大村，负责接济从徐闻运抵沙土太阳湾的军用物资，每月达一、两次之多。其时，国民党的地方政府澄四区区长陈碧志（沙土洞北山村人）乡长谢甲龄（洋郎村人）专门负责在桥头一带抓民工，把军火和物资运到守备司令部所在地的白沙县。日军对此早有察觉，限于兵力不足等原因，不愿与叶丹青部队正面冲突，但对沙土洞人民已蒙发杀机。

2、一九四一年农历四月的一天，一批商船满载货物（主要是大米、生猪和土产物品），从临高新盈港启航运往海口，押运货物的是日军西路总指挥官林桂深的大儿子林明成。这个消息被国民党临高县游击大队长黄坤新、中队长符玉廷发现，事前派兵分乘两条大船出海截击。当林明成的货船驶到沙土海域时，被黄坤新、符玉廷的船只拦截，抢走全部

货物，并枪毙了林明成。林桂深获悉后暴跳如雷，立即向驻新盈港的日军中队长报告，该中队长又向驻那大镇的大队长报告，日军大队部的答复是：由驻新盈中队负责，带全部兵力到沙土洞，见人就杀。

二、日军在沙土洞实行“三光”政策的经过

一九四一年农历润六月十一日，日伪桥头维持会会长吴敦文，召开沙土洞村长会议，说：“皇军将于明天到沙土洞检查良民证，任何人不得外出逃避，违者抓到就杀头。”

润六月十二日早晨，全洞各村人民备好“良民证”，守在家里等待检查。上午九时许，日军二百多人，从那大、新盈、包岸等地分乘十部汽车赶来，首先包围昌堂村，通译官进村叫村民集中开会检查“良民证”，村民出齐后，日军架起机关枪向人群进行扫射，杀害该村四十多人。接着，分兵两路包围美梅村和那南村。在美梅村，日军把村民集中起来后，每次绑着两人到村外刺杀，直至全部杀光。全

村遭杀害六十多人。在那南村，日军集中村民后，将青壮年和老弱者分开，青年谢光文观形察色，意识到日军不怀好意，凭借自己高强的武功，举拳左右开弓，击倒看守他的日军两名，带头冲出重围，其他群众跟着冲出，多数人脱险，只有三、四人遭杀害。接着包围北山村，日军通知村民开会，出齐后将全部捆绑，是青壮年的，则用刺刀刺死和用指挥刀砍死；是老少的，则用皮靴一个个地踢死；是青年妇女的，则在众目睽睽之下削光衣服进行轮奸，奸后用刺刀从阴道刺死。全村死于日军屠刀和铁蹄之下的一百多人。北山村的幸存者符道崇妻，及时赶到上帝村通报消息，上帝村村民正在准备“良民证”等待检查，一听北山村被杀情况后立即逃跑，只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（邓仲龄的奶奶），自恃自己年老不肯逃跑，后来日军进村找不到人，对她不但不发慈悲，反而将她的首级割去。接着，日军分兵包围昌表、文旭、钦帝三个村，以同样的方式每村杀了几十人，其中昌表村受害较严重，全村十多户只有两户幸免于难，其余全被砍尽杀绝。接

着轮到圣跟村了，全洞就这个村较大，私塾小学就设在这里。日军集中全部兵力约二百多人，分两路左右包抄过来，先将私塾小学的六十多名学生赶到一间屋里关起来，后将全村二百多名村民赶出来，强令面朝墙壁跪着，每人后面站着一名手持刺刀的鬼子兵，日指挥官用两面旗打了个“×”字，命令鬼子兵一齐朝群众背部刺去。当时任该村小学教师的温明光（现年75岁，圣跟村人，已退休在家），全身挨刺十四刀，昏倒在血泊中，日兵走后才被村民救活。有三名年青妇女被削光衣服进行轮奸，奸后用刺刀从阴道刺死。村民杀光后，又到关闭学生的屋子里对学生下毒手，六十多名学生中，得以生还的只有三人，其中一名是温国俊（原县水电局干部，现退休在家），他躲在水缸里用缸盖盖住，未被日军发现。另两名被刺倒在血泊中，后被村民救起。这个村总人口四百多人，这次遭刺死的二百五十四人，刺伤的五十五人。最后，日军又集中兵力包围福留村，日通译官进村叫村

民集中检查“良民证”，这时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汉温德成出村边大便，被围村的日军刺伤，其子温奇炳将父亲背回村，要求日军通译官取药治疗，通译官叫他带全家人出来才给治疗，温奇炳信以为真，将全家老少七口都带出，结果被日军全部杀光。日军把年青力壮的男人关在温国现的屋子里开枪射击，枪杀不死的又用刺刀补戮，六十一人无一生还。又将十二名男子捆住手脚，叱令跪下砍头，日军队长挥舞指挥刀一个个地砍头，当场砍死九人。当砍到温家明时（他现年76岁，因受伤致残，现在桥头镇敬老院休养），日军队长脚先踢刀后到，温的头一低，四公分的颈皮被削了一层，遮住他的后脑杓，倒在血泊中，直到日军撤走后才被村民救活。他的大哥温家宏、二哥温家宣均被日军队长的长剑刺穿了腹部，但都没有死。有四名老妇，被鬼子兵的皮靴踢死。有四名青年妇女，被鬼子削光衣服轮奸，奸后从阴道刺死。其中温学义的女儿被五人轮奸，造成阴道破裂当场死亡。温家丰妻生一婴儿还未满月，她被杀后，日军用刺刀刺进婴儿腹部扬起来玩弄，

并将婴儿的头颅割下抛到远方，五天后才找到。当时全村有八十二户，被日军杀绝的六十三户，仅存十九户；总人口二百九十八人，日军杀了二百六十四人，仅存三十四人。

日军从上午九时起至十二时止，用三个小时杀戮十个村庄人民1116人。时间已过中午，他们精疲力尽了，肚子也饿了，所以木春、小美良、扶里三个村庄才得以幸免其祸。日军回到才坡村附近，又杀该村三位老人才扬长而去。这一次，日军共杀1119人。

一九四一年农历九月的一天，驻扎在那大、包岸据点的日军出动一百多人。包围沙土洞圣眼村，抓了村民14人到才坡角杀死，全部埋在一个大穴里。其他村民向四方逃跑，有42人乘船向马村方向逃去，被日军发现开枪追击，由于船小人多，小船摇摆不定，造成沉船全部溺死。这次日军杀害圣眼村人民56人。

一九四一年农历十月的一天，国民党游击队在马村角接济从大陆运来的一批武器弹药，被日军发现后双方交战。日军被打死二人，国军

被打死一人。交战后几天，日军出动一百多人来包围沙土洞，他们首先包围小美良、木春、扶里三个村，但进村找不到人，便大举纵火焚民房，焚毁小美良村20间，木春村20间，扶里村18间，合计58间。接着又到福留、昌堂、美梅、那南、北山、昌表、上帝、圣眼、文旭、钦帝等十个村抢劫耕牛600头。

三、大屠杀后的惨状

日军大屠杀之后，全洞劫后余生的约一千人，除三个村未被杀外，其余各村所剩无几。

大屠杀那天早晨，即使日军维持会事前严令禁止外出。但每个村依然有人外出做工、下海打鱼、挑鱼到墟镇赶集，或者有意外出逃难。发生大屠杀后，外出的人们挂念家里亲人的安危，俟日军撤走后马上回家探听消息。当他们踏进村口的时候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横尸遍地、血成沼泽的惨状。那些被杀不死的伤者伸出可怜的手，呻吟着呼喊亲人救援，人们的悲泣声、号哭声、呻吟声、呼救声此起彼落，

汇成一股嘈嘈切切，凄凄惨惨的声浪。他们一面哭泣，一面清理尸体，把那些受伤不死的迅速抬回家去，请医登门诊治或送外地治疗，忙碌一阵之后，伤者总算得到安置和治疗，接着就是清理死尸和安葬死者。福留村清理出死尸264具，仅在温家现家就清出60具，屋里的人血厚达十五公分，舂米的石臼里积了半臼的人血。死了这么多人，而幸存者只有34人，于是他们采取统一行动、互助帮助的办法，分头到各家各户收集门板、草席、毛毡等将尸体裹住，又分头到村外挖穴，大人尸体两人抬一具，小孩尸体一人挑两具，连夜将死尸葬完。清理过程唯独不见温国现的尸体。过了五天，有人发现温国现草房的屋顶上苍蝇满天飞，到里面掀起稻草一看，原来温国现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，人们找来一只谷桶，用锄头一块一块地搭进谷桶里抬去埋葬。其余圣眼、钦帝等村，由于幸存者各顾各的，有些绝户的尸体好几天仍未埋完。圣眼村幼儿谢德仁，父母被杀后仍然伏在母亲的身上吸吮乳汁，乡亲们见了这种悲惨的场面，才将其抱回家抚养成

人，钦帝村幼儿王德林（现县农业局干部）母亲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弟弟，父母被杀后村人用箩筐将其吊在母亲的墓旁，祈求路过的行人收留抚养，但外人哪敢行进鬼门关？结果这对婴儿活活饿死在箩筐里。

六月的天气格外炎热。加上几天没有下雨，有些绝户的尸体已腐烂发臭，人们只好通知他们的亲戚来安葬。等到亲戚来时，尸体已烂得面目全非，认不出死者是谁了，只好草草收拾埋葬了事。那些没人喂养的猪狗饿得呱呱叫，到处毁坏庄稼和吸死人血液、啃死人骨头充饥。外地人都不敢买沙土的猪肉吃，村里人只好自己杀掉，将肉分给邻居享用。

刚刚埋完受难者的尸骨，日伪维持会又派人来打探消息。幸存者怕日寇卷土重来。干脆牵着耕牛、挑着行李、携着家小远走他乡。使得这里十室九空，耕地荒芜，人哭鬼泣，情景更加凄凉。日伪花场维持会长王希志因收不到沙土洞的钱粮，心里很是苦恼，通过多种途径通知逃难者重返家园，花言巧语地说：“皇军这次不杀你们了，如再杀你们一个，我们赔你

十个，望你们赶快回来安居。”可是吃过苦头的沙土人民对这些汉奸恨之入骨，哪里轻信他们咀甜舌滑的许诺？但是，沙土洞毕竟是自己的故乡，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。确实舍不得离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，许多人出走以后，带去的粮食吃光了，钱也用完了，饱尝了逃难寄人篱下的苦楚，终于又陆续搬了回来，重建家园。

三个月过去了，勤劳的沙土人民正在忙碌地耕耘着已经荒芜了的农田。岂料日军又出兵对沙土人民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屠杀、纵火和抢劫，使沙土人民家破人亡。流离失所，吃无果腹，穿无蔽体。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我党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中共琼崖特委和中共澄迈县委从美合根据地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慰问团，由吴元隆、吴正桂带队，到沙土洞进行慰问和做善后工作，并以这活教材教育澄迈人民，组织人民群众掀起新的抗日高潮。

四、深仇大恨，永无忘怀

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后，沙土人民在中国